

## 两个火烧

□臧建国

1948年农历三月初四凌晨，困守南阳的国民党王凌云部派出二二八团，突然袭击南召县曹店镇。

当时，驻守曹店镇的解放军不足一个连。敌人在南寨门发动猛烈攻击，为避免被包围，解放军战士和农会干部立即从北寨门撤退。

夜色中，战士们沿着狭窄的街道向北寨门快速行进。城墙上，掩护撤退的战士们同敌人激烈交火。一颗颗炮弹飞过寨墙，在空中炸响。不少房屋燃烧起来，到处都是老百姓的哭喊声。

经过大戏楼的时候，小炮班炮手李保三停下脚步，对班长说：“我忘了一件事！”

班长放缓脚步，焦急地催促：“快走，李保三，敌人马上就要攻进来了。”

李保三犹豫了一下，说：“我欠许有仁两个火烧钱，正好路过，得还人家！”

班长生气地说：“改天再来还不行吗？敌人马上就要攻进来了！”

李保三站着没动，问：“班长，我们以后还回来吗？”

班长没好气地说：“那可难说了！”

李保三一听，说：“还来得及，我还了钱马上归队！”

说着，李保三径直向街西边跑去。一颗炮弹落在寺庙前的池塘里，水花飞向半空。

班长急得直跺脚，大声喊道：“李保三！李保三！你给我回来！”

班长隐约听到李保三回了一句：“不行，我得还人家，我不能坏了纪律！”

“李保三，快回来，有事我给你担着！”班长大声吼道。

李保三像是没听到，头也不回地跑远了。

战友们已经跑到前面去了，班长向南寨门方向望了望，城墙上的阻击已经结束，听不到枪声了，只剩下冲天的火光，敌人的呐喊声从南面、西面、东面传来。他不再犹豫，拔腿追赶战友们。

“有仁大哥，快开门，快开门！”李保三用拳头擂着门，“我是解放军战士李保三，快开门！”

屋里没有动静，南城楼那边却传来一声巨响，城门被撞开了，敌人涌了进来。

李保三继续敲门：“有仁大哥，我是解放军战士李保三，快开门！”

屋里有了动静，但却没有

灯光。屋里的脚步声近了，敌人的叫器也逼近了，子弹尖啸着飞过街市。

李保三把身子紧贴在门上，大声喊道：“有仁大哥，我是解放军战士李保三，我们要撤退了，我来还你火烧钱！”

“是保三啊，快进来！”门开了，许有仁一把将李保三拉进屋，又迅速把门关上。

李保三急忙说：“有仁大哥，我昨天出门忘记带钱，给你两个火烧，原本打算回来就给你，可夜里回来太晚了。给，这钱你收好，我得赶紧归队。”

许有仁连连推辞：“两个火烧，不值啥，吃了就吃了，还啥钱。”

李保三把钱往许有仁手里一塞：“那不行，这是咱共产党部队的纪律！我要是不还，让连队知道了，非处理我不行。”说着，转身就去开门。

外面的街道上，脚步杂沓，枪声，砸门声，斥喝声，一片混乱。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吼叫着，“后面的，全部撒开，给我挨家挨户搜！”

李保三回头对许有仁说：“敌人到门口了，出不去了！”

许有仁焦急地说：“那就别走了，小兄弟，我把你藏起来，你就在我家躲躲吧。”

李保三摇了摇头，说：“那不行，敌人要是把我搜出来，就连累你了。我从后门出去，沿夹道向西，从城墙根那边出去。我得马上归队！”

许有仁眼看拦不住，赶紧领着李保三穿过店铺来到后院。这时，前门被砸得咣咣直响，敌人喊叫着：“开门！开门！快开门……”

李保三拉开后门，向外面望了望，说：“我走了，有仁大哥，你把门看好！”

李保三沿着空荡荡的夹道向西跑去，火光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敌人发现了他，一边开枪一边追，大叫：“快，别让他跑了！”

李保三一边还击，一边贴墙飞奔。眼看前面就是寨墙根了，这时，从前面胡同里突然转出一群黑影，子弹密集扫射过来……

天亮的时候，敌人把李保三的遗体拖到大戏楼上示众。几百名群众被驱赶到这里，许有仁站在人群里，满眼是泪。

上午9点多，敌人带着抢来的物资，押着抓到的壮丁，撤回南阳。

曹店镇群众把李保三安葬在北寨门外。

李保三烈士，是山东省曹县人。⑦3

## 白河诗话

## 范蠡

□李帆

满腹文韬武略 却报国无门  
冗长的黑 覆盖萧瑟的时局  
志存高远 奔赴弱越又何妨  
沉浮起落 运筹帷幄  
指点江山 曲线救国  
陪君为奴 忠心可鉴  
逆境中一步一步 走向璀璨

奇谋鬼才 是锋利的弓箭

箭箭 射向强吴的骄狂  
兴越灭吴 功成隐退  
云散雁杳 鸟尽弓藏  
商海驰骋 富甲天下  
三散三聚 惠泽百姓  
名相 名将 商圣 财神 集于一体  
回想一生 仍有缺憾  
掬一捧苕萝江水 是否  
还能映现 纯情的西子姑娘⑦3

## 老牛

□朱平华

小时候，家里养有牛，有时是一头，有时是两头。牛是母牛，老爹用它耕地。老妈说，养好它，一年一头崽，卖了换钱。有了卖牛钱，我们姐妹的读书钱，家里的吃穿用度，才有了着落。

牛不挑食，吃的是青草，干草，一天两顿，一早一晚。农忙要用牛的时候，投喂更及时些。喂牛的时候，老妈往牛槽里添加好草料，再和上糠麸皮、洗锅水搅拌均匀，牛便大口大口吃起来，发出细细的沙沙声。

不忙的时候，老妈就把牛牵出来，拴在棚底下或者树底下，随手扔一些干草。牛低下头，用柔軟的鼻子嗅着试探着，慢慢伸出舌头将干草卷起来，成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磨牙。累了，困了，牛就眯起眼睛，在夕阳下，将时光嚼出沫来。

老妈喂牛，用牛的是老爹。老爹和牛之间是有一些默契的。老爹把绳索往牛身上一套，牛就按照老爹的指令或向左或向右或向前行进。但牛也有牛脾气上来的时候，冷不丁就倔强地跟老爹对峙起来，两只眼睛圆鼓鼓地瞪着，时不时摇晃一下脑袋，用不长不短的角来回蹭着老爹的身体，脖子上的铃铛甩得嘟嘟作响。我吓得屏住呼吸，而老爹却见怪不怪地扬起鞭子，轻描淡写地往牛屁

股上挥两下，再大喝一声，牛瞬间就怂了，垂着眼皮，老实下来，又开始了惯常的劳作。

每到暑假，放牛就成了孩子们的必修课。午饭过后，小伙伴们相约牵上各自家的牛，蹚过浅浅的河水，到西边的草坡上或草坡下的沟洼里，一边玩耍，一边看牛吃草。彼时，阳光炽烈地洒在大地上，我们在树荫下开心地做游戏。天蓝，云白，青草肥美茂盛，牛们津津有味地享用着它们的美食，空气甜而不腻。假期过得很快，快得来不及回味，一下子便闪过去了。

在那个年纪，如果有人问我家里有几口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我家的牛也算上。牛跟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吃同一个锅里的饭菜，虽然它吃的是剩汤剩菜，却像家里的顶梁柱一样卖力劳作。它生病时，老爹老妈会带它到街上的兽医站看病。它若不吃饭，老爹老妈也会愁眉不展，以至于全家都开心不起来。它生病那几天，家里的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连相互间的话语都少了许多，不时去摸摸它的脑袋和身体，盼望它快点好起来。它就是那么地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

后来，我们姐妹几个或是外出打工，或是出嫁，相继离开了家。再后来，地里的耕种实现了现代化机械作业，不再需要牛。是的，牛也已经很老了。老牛的结局，可想而知。

只是，每当看到文字里形容一个人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家的老牛。不同的是，当大家都知道有个人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时候，这个人其实早已名扬天下了。而牛，一头老到无用的牛，会被扒皮、吃肉、熬骨，默默过完牛的一生。

“俯首甘为孺子牛”，老牛的壮烈，老牛的奉献，老牛的精神，无言却足以铭传。⑦3

## 宛军短章